

## 卷第四百三 寶四（雜寶上）

馬腦 犀 月鏡 秦寶 珊瑚 四寶宮 延清室 玉如意 七寶鞭 犀導 玉清三寶  
寶骨 紫犴羯 紫貝 魏生  
馬腦

帝顓頊時。丹丘之國獻馬腦甕，以盛甘露。帝德所被，殊方入貢，以露充於廚也。馬腦石類也，南方者為上。令善別者，馬死則扣其腦而視。其色如血者，則日行萬里，能騰飛空虛；腦色黃者，日行千里；腦色青者，嘶聞數百里外；腦色黑者，入水毛鬣不濡，日行五百里；腦色白者，多力而駑。今為器多用赤色者。若是人功所制者，多不成器，成器亦拙。其國人聽馬鳴，別其腦色。（出王子年《拾遺》）

犀

犀牛，大約似牛而豬頭。腳似象。蹄有三甲。首有二角，一在額上為兕犀；一在鼻上校小，為胡帽犀。鼻上者皆窘束而花點少，多有奇文。牯犀亦有二角，皆為毛犀，俱粟文，堪為腰帶。千百犀中，或偶有通者。花點大小奇異，固無常定。有偏花路（明抄本、陳校本路作漏）者。有項花大而根花小者。謂之倒插通。此二種亦五色無常矣。若通白黑分明，花點奇異（「異」原作「差」，據明抄本改），則價計巨萬，乃希世之寶也。又有墮羅犀，犀中最大，一株有重七八斤者，雲是牯牛額上者。必花多是撒頭豆點。色（「色」原作「也」，據明抄本改）深者堪為鍔；散而淺。即拍為盤碟器皿之類。又有駭雞犀。（群雞見之驚散）。辟塵犀（為婦人簪梳，塵不著也）辟水犀，（雲此犀行於海水為之開，置於霧之中不濕矣，「置」原作「色」，據明抄本改）、明犀，（處於暗室則有光明）。此數犀但聞其說，即不可得而見也。（出《嶺表異錄》）

月鏡

周靈王起處昆昭之台，有侍臣萇弘，巧智如流，因而得侍。長夜宴樂，或俳諧儂笑，有殊俗之伎。百戲駢列，鍾石並奏。亦獻異方珍寶。有如玉之人，如龍之錦，亦有如鏡之石，如石之鏡。此石色白如月，照面如雪，謂之月鏡。玉人皆有機類，自能轉動，謂之機妍。萇弘言於王曰：「聖德所招也。」故周人以弘媚諂而卒殺之。流血成石，或言成璧，不見其屍矣。（出王子年《拾遺》）

秦寶

漢高祖初入咸陽宮，周行府庫。金玉珍寶，不可稱言。其所驚異者，有玉五支燈，高七尺五寸，下作蟠螭，以口銜燈。燈燃則鱗甲皆動，煥炳若列星而盈室焉。復鑄銅人十二枚，皆高三尺，列在一筵上。槩築笙竽，各有所執。皆結華彩，若生人。筵下有二銅管，上口高數尺，出筵後。其一管空，一管內有繩，大如指。使一人吹空管，一人紐繩，則槩築笙竽皆作，與真樂不異焉。玉槩長六尺，上安十三弦，二十六徽，皆用七寶飾之，銘曰瓊璠之樂。玉笛長二尺三寸，六孔，吹之則見車馬山林，隱嶙相次（「次」原作「攻」，據明抄本改），吹息則不復見，銘曰昭華之管。有方鏡，廣四尺，高五尺九寸，表裡洞明。人直來照之，影則倒見；以手掩心而來，即見腸胃五臟。歷歷無疑。人有疾病在內者，則掩心而照之，必知病之所在。又女子有邪心，則膽張心動。秦始皇帝常以照宮人，膽張心動，則殺之也。高祖悉封閉，以待項羽。羽並將以東。後不知所在。（出《西京雜記》）

珊瑚

漢宮積草池中，有珊瑚，高一丈二尺，一本三柯。上有四百六十三條。是南越王趙佗所獻，號曰烽火樹。夜有光，常欲然。（出《西京雜記》）

又鬱林郡有珊瑚市，海客市珊瑚處也。珊瑚碧色，一株株數十枝，枝間無葉。大者高五六尺，尤小者尺餘。蛟人云，海上有珊瑚宮。漢元封二年，鬱林郡獻珊瑚婦人，帝命植於殿前，謂之女珊瑚。忽柯葉甚茂，至靈帝時樹死，咸以為漢室將衰之徵也。（出《述異記》）

又佛羅國海，去都城二千里，有飛橋。渡海而西，至且蘭國。自且蘭有積石，積石南有大海。海中珊瑚生於水底。大船載鐵網下海中，初生之時，漸漸似菌。經一年，挺出網目間，變作黃色，支格交錯。小（「小」原作「高」，據明抄本改）者三尺，大者丈餘。三年色青。以（「以」原作「似」，據明抄本改）鐵鈔發其根，於船上為絞車，舉鐵網而出之。故名其所為珊瑚洲。久而不彩，卻蠹爛糜朽。（出《洽聞記》）

四寶宮

武帝為七寶床、雜寶按屏風、雜寶帳，設於桂宮。時人謂之四寶宮。（出《拾遺錄》）

延清室

董偃常臥延清之室，以畫石為床，蓋石文如畫也。石體盛輕，出郢支國。上設紫琉璃帳，火齊屏風，列靈麻之燭，以紫玉為盤。如屈龍，皆雜寶飾之。視者於戶外扇偃。偃曰：「玉石豈須扇而後清涼耶？」侍者屏扇，以手摹之，方知有屏風也。偃又以玉精為盤，貯冰於膝前。玉精與冰同潔徹，侍者言以冰無盤，必融（「融」原作「翻」，據明抄本改）濕席，乃和玉盤拂之。落階下，冰玉俱碎。偃更以為樂。此玉精千涂國所貢也，武帝以此賜偃。哀平之世，民皆猶有此器，而多殘破。王莽之世，不復知所在。（出《拾遺錄》）

玉如意

吳孫權時，有掘得銅匣，長二尺七寸，以琉璃為蓋。又一白玉如意。所執處皆刻龍虎及蟬形。莫能識其由。使人問綜。綜，博物者也。曰：「昔秦皇以金陵有天子氣，平諸山阜，處處埋寶，以當王氣。」此蓋是乎？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七寶鞭

晉明帝單騎潛入，窺王敦營。敦覺，使騎追之。帝奔。仍以七寶鞭顧逆旅嫗，扇馬屎。王敦追之人，見馬屎，以為帝去已遠。仍寶鞭，不復前追。（出《中說》，黃本作「出《世說》」）

犀導

晉東海蔣潛，嘗至不其縣。見林下踣一屍，已臭爛。烏來食之。輒見一小兒，長三尺許，來驅烏。烏乃起。如此非一。潛異之，乃就看之。見死人頭上著通天犀導，價數萬錢，乃拔取之。既去，眾烏爭集，無復驅者。潛後以此導上晉武陵王。王薨。以襯眾僧。王武剛以九萬錢買之。後落褚太宰處。褚以餉齊故丞相豫章王。王死後。內人江夫人遂斷以為釵。每夜，輒見一兒繞床頭啼叫云：「何為見屠割？必當相報：終不獨受枉酷。」江夫人惡之。月餘遂薨。（出《續齊諧記》）

### 玉清三寶

杜陵韋弁，字景昭。開元中，舉進士第，寓游於蜀。蜀多勝地。會春末，弁與其友數輩，為花酒宴。雖夜不殆。一日，有請者曰：「郡南去十里，有鄭氏亭，亭起苑中，真塵外境也。願偕去。」弁聞其說，喜甚，遂與俱南。出十里，得鄭氏亭。端空危危，橫然四峙，門用花辟，砌用煙轟。弁望之不暇他視。真所謂塵外境也。使者揖弁入。既入，見亭上有神仙十數，皆極色也。凝立若佇，半掉雲袂，飄飄然。其侍列左右者，亦十數。紋繡杳眇，殆不可識。有一人望弁而語曰：「韋進士來。」命左右請上亭。斜欄層去，既上且拜。群仙喜曰：「君不聞劉阮事乎？今日亦如是。願奉一醉，將盡春色。君以為何如？」弁謝曰：「不意今日得為劉阮，幸何甚哉！然則次為何所？女郎又何為者？願一聞知。」群仙曰：「我玉清之女也，居於此久矣。此乃玉清宮也。向聞君為下第進士，寓游至此，將以一言奉請，又懼君子不顧，且貽其辱。是以假鄭氏之亭以命君。果副吾志。雖然，此仙府也。雖雲不可滯世間人，君居之，固無損耳。幸不以為疑。」即命酒樂宴亭中，絲竹盡舉，飄然冷然，凌玄越冥，不為人間聲曲。酒既酣，群仙曰：「吾聞唐天子尚神仙。吾有新樂一曲，曰『紫雲』，願授聖主。君唐人也，為吾傳之一進，可乎？」曰：「弁一儒也，在長安中，徒為區區於塵土間，望天子門且不可見之，又非知音者，曷能致是？」群仙曰：「君既不能，吾將以夢傳於天子可也。」又曰：「吾有三寶，將以贈君。能使君富敵王侯，君其受（「受」字原闕。據明抄本、許本補。）之！」乃命左右取其寶。始出一杯，其色碧而光瑩洞澈。顧謂弁曰：「碧瑤杯也。」又出一枕，似玉微紅，曰紅蕤（「曰紅蕤」三字原作「麤」。據陳校本改。）枕也。又出一小函，其色紫，亦似玉，而瑩澈則過之，曰紫玉函也。已而皆授弁。弁拜謝別去。行未及一里，回望其亭，茫然無有。弁異之，亦竟不知何所也。遂挈其寶還長安。明年下第，東遊至廣陵，因以其寶集於廣陵市。有胡人見而拜曰：「此天下之奇寶也。雖千萬年，人無得者。君何得而有？」弁以告之。因問曰：「此何寶乎？」曰：「乃玉清真三寶也。」遂以數千萬為值而易之。弁由是建甲第，居廣陵中為豪士。竟卒於白衣也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### 寶骨

長安平康坊菩提寺，緣李林甫宅在東，故建鐘樓於西。寺內有郭令玳瑁鞭，及郭令王夫人七寶帳。寺主元意，多識故事。雲，李相每至生日，常轉請此寺僧，就宅設齋。有一僧嘗贊佛，施鞍一具，賣之，價直七萬。又僧廣有聲，口經數年，次當贊佛。因極祝林甫功德，冀獲厚襯。畢，簾下出彩篋；香羅靶籍一物，如朽釘，長數寸。僧歸，大失所望，慚惋數日。且意大臣不容欺已，遂攜至西市，示於胡商，索價一千。胡見之，大笑曰：「未也。」更極意言之，加至五百千。胡人曰：「此寶價直一千萬。」遂與之。僧訪其名。曰：「此寶骨也。」（出《酉陽雜俎》）

### 紫犴羯

乾元中，國家以克復二京，糧餉不給。監察御史康雲間，為江淮度支。率諸江淮商旅百姓五分之一，以補時用。洪州，江淮之間一都會也，雲間令錄事參軍李惟燕典其事。有一僧人，請率百萬。乃於腋下取一（「一僧人」至「取一」十三字原「作波斯胡人者率一萬五千貫腋下」，據明抄本改）小瓶。大如合拳。問其所實。詭不實對（明抄本「實」作「肯」，原本「對」下有「請率百萬」四字，據明抄本刪），惟燕以所納給眾，難違其言，詐驚曰：「上人安得此物？必貨此，當不違價。」有波斯胡人見之如其價以市之而去，（「有波斯」至「而去」十五字原作「僧試求五千而去」。據明抄本改）胡人至揚州。長史鄧景山知其事，以問胡。胡云：「瓶中是紫犴羯。人得之者，為鬼神所護，入火不燒，涉水不溺。有其物而無其價，非明珠雜貨寶所能及也。」又率胡人一萬貫。胡樂輸其財，而不為恨。瓶中有珠十二顆。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### 紫貝

紫貝即研螺也。儋振夷黎海畔，彩以為貨。《南越志》云：「土產大貝，即紫貝也。」（出《嶺表錄異》）

### 魏生

唐安史定後，有魏生者，少以勳戚，歷任王友，家財累萬。然其交結不軌之徒，由是窮匱，為士旅所擯。因避亂，將妻入嶺南。數年，方寧後歸。舟行至虔州界，因暴雨息後，登岸肆目。忽於砂磧間，見一地，氣直上衝數十丈。從而尋之，石間見石片如手掌大，狀如甕片，又類如石，半青半赤，甚辨焉。試取以歸，致之書篋。及至家，故舊蕩盡，無財賄以求敘錄，假屋以居。市肆多買客胡人等。舊相識者哀之，皆分以財帛。嘗因胡客自為寶會。胡客法：每年一度與鄉人大會，名閱寶物。寶物多者，戴帽居於坐上，其餘以次分列。召生觀焉。生忽憶所拾得物，取懷之而去。亦不敢先言之，坐於席末。食訖，諸胡出寶。上坐者出明珠四，其大逾徑寸。餘胡皆起，稽首禮拜。其次以下所出者，或三或二，悉是寶。至坐末，諸胡咸笑，戲調生：「君亦有寶否？」生曰：「有之。」遂所出懷以示之，而自笑。三十餘胡皆起，扶生於座首，禮拜各足。生初為見謔，不勝慚悚。後知誠意，大驚異。其老胡見此石，亦有泣者。眾遂求生，請市此寶，恣其所索。生遂大言，索百萬。眾皆怒之，「何故辱吾此寶？」加至千萬乃已。潛問胡：「此寶名何？」胡云：「此是某本國之寶。因亂遂失之，已經三十餘年。我王求募之，雲，獲者拜國相。此歸皆獲厚賞，豈止於數百萬哉？」問其所用。云：「此寶母也。但每月望，王自出海岸，設壇致祭之，以此置壇上。一夕，明珠寶貝等皆自聚。故名『寶母』也。」生得財倍其先資也。（出《原化記》）